

孤女情仇

孙文圣 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孤女情仇

孙文圣 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9 · 北京

内 容 提 要

被蒋介石杀害的北伐军第一师长的遗属——年轻的寡妇、娇美的弱女回到了山东老家，打算过安宁、平静的日子，却遭到当地豪强痞子军头目的欺凌。母亲俯首，女儿在反抗中误杀了头目，惹下了大祸。母亲为救女儿投井丧命，女儿跑后受不住良心的折磨，终于自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又杀死了另一凶残的头目，被当地传为女中英豪。为了复仇，在遭受几多风险后远遁东北，在那山林匪穴中，她找到了靠山，也找到了爱。正当他们和人和解时，却遭到了突然袭击，她死里逃生回到了故乡，残酷的生活的火焰，使她由女神变成了恶煞。在挣扎中终于殒灭！由此演化出一系列曲折惊险，荡气回肠的仇与恨、血与泪、传奇英名、五彩斑斓的故事，塑造了各色各样的人物，描绘了当时当地的生动的风情画面，读后令人对社会人生反思再三。

孤 女 情 仇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字数：19.4万

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7500册

ISBN7-5040-0258-5/I·258

定价：3.40元

目 录

一、楔子.....	(1)
二、他们，也是一对儿鹁鸽鸟.....	(7)
三、一个男人面对两个女人.....	(13)
四、她不想，但她杀了他	(20)
五、菜花虫，不露齿的狗	(27)
六、一个护兵唱了主角儿.....	(37)
七、几天后的一个阴森森的夜晚.....	(41)
八、猎人和猎物怎样失之交臂.....	(51)
九、她又一次杀人.....	(56)
十、一只躲在暗处的老秃鹫.....	(63)
十一、小妞一刀杀散了一支队伍.....	(69)
十二、现在，她仍然是个俘虏	(75)
十三、一个满是跳蚤的小店.....	(82)
十四、草丛里的踪迹.....	(94)
十五、一个荒坡里的贼窝子.....	(98)
十六、河边，冰窟，激战.....	(104)
十七、她第一次抢劫.....	(114)
十八、在城里的“鹁鸽”店里.....	(118)
十九、另一个柳玉佩——屈死鬼.....	(130)

二十、癫狂的前半夜·····	(140)
二十一、化险为夷的后半夜·····	(146)
二十二、盐场，变成牲畜的人·····	(155)
二十三、她闯了关东，一个小狼崽子·····	(164)
二十四、兴安岭下的一段传奇(一)·····	(170)
二十五、兴安岭下的一段传奇(二)·····	(178)
二十六、她，触到了蜘蛛网上·····	(189)
二十七、他和她，两个最象人的鬼·····	(197)
二十八、复仇的内心世界·····	(206)
二十九、枪法，一道难题·····	(211)
三十、绿的山谷，绿的希望·····	(218)
三十一、希望的毁灭，可怕的祭礼·····	(224)
三十二、庙会上的女郎，枪战·····	(232)
三十三、带枪的女神·····	(243)
三十四、女神们的最后一战·····	(256)
三十五、结局，但不知是不是悲剧·····	(262)
作者小传·····	(268)

一、楔子

一九三一年。

潍永县城北三十里有个柳家庄。庄子不大，仅三十来户。村子南头靠近土围墙，有一户大门朝南的人家。一棵苍郁的黑槐下面有一个齐整的砖门楼。油漆光亮的大门整日地关着。

二十年前这里住着一个寡妇。她有点家产，守着一个精彩彩的儿子。那女人是个有心劲的人，把家产折腾着给孩子念书。等孩子在城里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她的家产也快折腾光了。就在这时，那孩子不知犯了哪一条，被官府抓走，下了大狱，听说判了死罪。消息传来，寡妇竟冷静得很，她把仅剩的二亩地卖了，打点个小包裹挎着进城去了。几天后的大早，人们发现她躺在柳家的墓园里。挎走的包袱空了，包袱皮蒙在头上。她穿戴很齐整，象是赶集上店一样，她胸口有一滩黑紫的血，身旁有一把锃亮的剪刀。人们围着尸首评论着，慨叹着。干虾似的老庄长来了，他带着几个年岁大的婆子将寡妇收敛了一下，指使小伙子给挖成了一穴简单的坟坑，下半天就让寡妇在她早已死去的丈夫旁边“入土为安”。这事就算了结，从那时起，寡妇家的门被钉死，院子里长满了荒草，时运不济的人常常听见里面传出鬼哭……

五、六年后的一个初冬凄冷的中午，村南原野的大路上走来了一小队骑兵，一律穿着灰布军装。老百姓自古是怕兵的，只远远地站着看。那马队径直达柳家的墓园走去，传来马蹄的嗒嗒和铁环铜镫的碰撞声。到了墓园的边儿上他们全下了马，围墓园站了一圈，只一个人拎着小包裹向里面走去。

那人细高挑儿，身材匀称。远远地看不清面目。他身上没带长枪，而扎红光闪亮的武装带，在右膀上面挂着一支短枪——庄稼人叫做盒子炮的那玩艺儿。“是个官儿！”大伙儿猜想。

他先站在墓园中央，向周围默默的坟丘鞠了几躬，就步伐坚定地 toward 寡妇和她早死的丈夫的坟墓走去。然后站住，低下头，一动不动了，象化作了石头。许久，一个小个子兵跑过去，如果凑近了看，那确是个兵娃子，矮矮细细，军褂搭拉到屁股以下。他来到官儿跟前，接过包袱，到坟前蹲下，忙了一会儿，就见坟前亮起火光，黑蝴蝶样地纸灰腾飞起来，绕着坟尖儿舞动。

突地一声长长的哀号，划破旷野的寂静。那官儿抢前几步扑倒地上，接着就是号啕的恸哭。

村里人正在诧异中，那人的哀哭就象六月的雷鸣，来得迅疾，收得也迅速，不一会儿就云散天晴了。等大家清醒过来，那官儿已被人扶上马去，其他人也纷纷上马，又列成一行，沿着田间的路径缓缓远去了。

等他们在远方的白云下面缩成一条细细的黑链，人们慢慢向墓园走去，在那里他们只见到蹄印、纸灰，泪水已渗进衰草下的泥土，……

人们怀着满腹疑团走回村去，谈论猜测了许久，也没人能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而让人吃惊的消息，终于传来了，那官儿不是别人，正是寡妇的儿子柳子平。他在狱中被人救出，逃到外地当了兵。在北伐军里东征西讨，升做了大官儿！他没忘记自己苦命的寡母，来家上坟了……

这消息使全村人感到光彩。村头巷尾不时有人叹息：“做了大官儿没忘死去的亲娘，孝子呀！”

“他娘老子没福，要是活到如今，就做诰命夫人了！”

逢年过节，总有人想起在寡妇坟前烧几张纸，添几锨黄土……

又过了近十年，一个外乡人来了，大褂、礼帽，脚腕上繫着窄窄的黑绸带子，耀眼的白袜，乌黑闪光的礼服呢圆口鞋，袖口挽着，翻出四、五指宽的白袖口，当时这是阔佬的打扮。那人浓眉大眼，方脸盘，留一抹八字胡，四十上下，眼神语气透着无比的精明。人们猜不透他是哪里人，也不敢问。因为他一走路，后襟底下，屁股上面就鼓起硬硬的一块，大约是钱袋或是盒子炮。他说要买几亩地，只要地好，离村子近，地段又合适，钱多少都好说。那时不断有人打出帐子卖地，因为命运的重锤不定敲在哪家人的头上，所以，他很快就办成了事。临行前，他在村北头的小杂货铺子摆了一桌小小的席面，请干虾庄长和几个帮了忙的人吃喝一顿。小铺的掌柜柳福水，一个笑咪咪的胖老头和他的丑陋不堪的老婆子脚不点地地里外跑得热乎，外乡人带着宽容的微笑招呼大家吃菜下酒，自己却不大动竹筷。酒至半酣，他才把实情一点点地露出来。他说这地产是给柳子平的家小要的。

庄长问：“敢情他要来家过日子么？”

“是呵。”

“告老了？”

“他才三十大几。”外乡人摇摇头，“他牺牲了！来这儿的是他的家小……”他低低的话音在这几个乡下人听来不啻是打了个响雷。他们把手里的酒盅、筷子放在桌上，一齐望着他。

“这是一年前的事了……”可是他除这一句话外，不肯再吐露半个字。

在这场合能和外乡人对话的只有虾米庄长了。他和体面人，上头人，有权势的人打交道可多了，盒子炮顶着心口窝也能递上几句，于是大家的眼神转向他。

“噢，您是他的……？”他探过身子。

“书记官。”

“那，子平正留下什么人呢？”

“夫人，女儿。——以后就要靠庄长和老乡们照看了，要是有什么闪失，不会没人来问罪的！”

外乡人说得很郑重。他又抄起前襟，从里面掏摸出一件沉甸甸的东西，用红绸子包得严严的。“老庄长，这五十块大洋再烦你办件事，把柳师长的房子给修一修，换换房顶、墙皮，垒垒院墙、门楼、门窗户……该修理的，该油漆的，一样也别漏下……”

“放心，我会尽心竭力的。我会办好！”

其他人都跟着庄长点头。

“我想这些钱办这件事全够了。剩下几个，你为她们操了心，就算酬谢你的。”

“不敢，不敢！”

“不必谦让。这事办妥贴后，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她们就要来到这里居住。我无法等这许多日子，大家就偏劳吧！”他站起身，捧着两手向周围拱了拱。慌得大家连忙跳起来向他作揖还礼……

半年过去了，却毫无声息。外乡人置下的地产，由老庄长经手租了出去。房舍也修葺一新，庄长找一个老光棍——夜里打更混饭吃的老汉住进去给看管着。

“许是不来了！”人们这么猜测着，“外头有的是大地方，好地方，为啥非要钻到这荒草野坡里来！”

“说的是，他们受得了这份苦么？”

“听说寡妇年轻着呢！又没生下个男孩子，苦守着有啥意思！”

正当大伙这么叽叽咕咕的时候，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一辆马拉的轿车子叮叮咣咣地驶进了这小小的柳家庄。那马头一仰一伸跑得欢快。马铃虽不很响，可是惊动了全村人的心。于是门儿转，搭门响，吱呀乒乓了好一阵，窄窄的一条街就站满了人。轿车是油红色的，上面张着绿篷，遮得严严的。赶车的车伕坐在车前盘上，倚靠着左边的厢柱，怀里抱支鞭子。他面色润红粉白，鲛鱼胡须在上唇翘着，很是俏皮。他微眯着眼睛，好象这小庄子有什么呛人的气味熏着他了。轿车来到了村中央的十字路口，车伕微微一甩鞭梢儿勾住了青骡马，车停了。他望着众人，看样子他要问什么事。没等他开口，干虾似的庄长就从人堆里钻出来，嘎哑着嗓子喊道：“来吧，跟我来吧，我知道你们是谁！”

庄长领着轿车往南去，在车前勾勾着他那干瘪的小身躯，急急地走，两片敞开的衣襟在身子两边忽搭着，象山林里飞来的什么怪鸟儿。

轿车在老槐树下大门前停下了。等村里人再围上去，那黑漆大门已经打开，看门的老汉挥着竹帚在刷刷地扫着。

“是这里么？”车伕的口气象个七品官。

“是的是的！”老庄长躬下腰去。

车伕在周围人们的屏心静息中用鞭杆挑起轿车门帘。首先钻出车门的是一个娇滴滴的小人儿。她在车伕的招扶下轻轻盈盈地下了车。人们的目光一齐集中在她身上。她穿着淡绿色的衣裙，象披一身闪动的水波。齐耳的短发衬着桃花色的脸蛋，美得叫人不敢直着眼看。顶撩人心坎的是她那长长的黑眉毛和亮得出格的眼睛，如果他站着不动，乡下佬们一准儿以为是荷花仙子临世了！

这时车上又下来一个女人，看样子比女孩儿大不了多少，女孩子却向前挽着她的胳膊，叫声妈妈。妈妈比女儿穿得更素雅，旗袍是灰绸的，上面有一团团似见非见的浅灰的花朵。她面貌象女孩一样俊美，只是年龄大一些，这么一个瓢大的破烂村子一下子来了这么两个天仙似的美人儿，辉映得天更亮了，村更绿了，花更艳了，水更清了。不过村子也显得更破败了！大伙正被她们的美色逼得手足无措时，妈妈拉着女儿向乡亲们躬身下拜，一连几拜，拜了一圈，拜向哪里，哪里的人就象被开水烫了似地哄然后退。乡下人没受过什么人的礼拜，他们觉得消受不了！等他们重新站稳，凑向前来，老庄长已经领她们走进了黑漆大门。等庄长再出来，就领车伕去柳福水的铺子吃饭去了。人们渐渐散去。

自此，寡妇和她的女儿就在这柳家庄住下来。寡妇不用问姓名，按辈论下，该称呼什么自有定规。女儿名叫玉佩，今年刚刚十七岁。母女俩很少在街头巷尾露面，村里的闺女媳妇不怪她们，以为有身份的人就该这样。日子一久，自然也有几家相好的，都是村里公认的一本正经的人家。老庄长成了她们的管家，经管着她们的家业，当然寡母弱女也白不了他，不断地给他一点小小的酬答，有时还备上一壶酒，请他坐在堂屋正中慢慢地啧啧地喝。顶叫庄长解乏的还不是那简单的几碟酒肴，而是母女俩的轻柔呢喃的话语和她们那美好绝伦的身姿和面庞。老庄长年近七十，可是人的年岁再大，两眼也绝不拒绝美好的事物。他经常出入老槐树底下的大门。但绝无流言蜚语，因为他们都信任这干虾米似的老人家。柳子平的遗属，似乎笼了一层神圣的晕光，谁也没有往坏处揣度她们的心思。全村人好似挎起臂膀站在她们周围，看护着她们，照顾着她们。一、两个月后，娘俩大概明白了自己在这穷乡僻壤的地位，心

里踏实了，自在了，日子过得轻松起来。做妈的在日落以后，常到相宜的邻家串个门儿；女儿呢，就常到街上走走了。其实不这样也不行，有些小事儿还要她们自己办的，例如打油买盐就得玉佩跑腿。到柳福水的小铺子，就得穿过整个庄子，好在村子小，走一趟只费吃锅烟的工夫。玉佩不愿人们盯着她瞧，早就做了几身乡下女孩子经常穿的衣服、齐耳的发式也换成脑后的两只小辫子，可是粗线劣布也遮不住她的美丽的容颜……

她提了一只小巧的圆圆的竹篮在街上走，迎着她的是一双双直勾勾的火炭似的眼睛。乡下小伙子看人时又不会避忌！她走过了，这一双双的眼睛又跟着她。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姣好美丽的姑娘，眼睛里简直要伸出小巴掌来去触她，摸她。他们不明白玉佩的脸色为什么总是那么端庄雅静，看不出一丝笑影，他们猜不透那长长的睫毛里为什么老是凝聚着撩人的哀戚，他们要想法子让她高兴起来，可是又一筹莫展，那郁怨象看不见的潜流，也流到他们心窍里了……

二、他们，也是一对儿鹁鸽鸟

一个秋天的深夜，狗叫声把全村人都惊醒了。那时有句俗话：今日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常常一夜狗吠，第二天在路边村口就会发现“路倒”。“路倒”就是不明死因的尸体。夏天披一身湿露，冬天遮一层霜雪，张口瞪眼，象是有诉不尽的冤情。人们只是瞧一瞧，从来不询问死因的。要是啥事都知晓了，祸事也就临头了！——老百姓们都明白这个道理。

狗叫声稍歇，就听见老庄长在街上边走边喊：“家家起身

哟，烙饼烧汤哟！……”人们似乎有点儿放心，知道有支队伍进了村，老庄长正在应挡着他们，那些带刀枪的人就不至于乱闯民宅了。于是家家应和着，起身，点灯，生火，锅碗盆勺叮叮咣咣响，不一会儿就有人抱着大饼，端着菜盆，挑着汤水桶到村公所去了。老庄长躬着干虾似的腰肢，领着几个庄丁举着灯笼看东西、点数、付帐，——这会儿狗一声也不叫了。

第二天早晨，村子醒得比往常晚了些，太阳一竿子高了，菜园子里仍没人影，井台上听不见水桶的磕碰声，可是在窗格子和门缝后面都有一双双眯缝着的眼睛在瞭看街上的动静。终于有一家忍不住，吱溜一声开了大门，撒开鸡放出猪，扑扑腾腾弄出许多动静。这一下象是开了禁，家家跟着学，一户比一户闹腾得厉害，整个庄子苏醒了！

几天后，日子照常过了。那些穿草绿军衣，背盒子枪的大兵走门串户，说说笑笑，和老百姓们聊家常。他们大多是本乡本土人，有的人说起来拐拐弯弯还可攀上亲戚，论出班辈。不过大家心里是防着的。一是经不起他们吃喝，一个几十户的村子蓦地添上了百把十人，而且是填不饱的壮汉，这负担不轻。再者，这群年轻人就象没阉过的种马，见了老太婆也要瞅上几眼，这自然使有年轻女人的人家提心吊胆。他们听说过，一支队伍在一个村子住得太久，就会把村里多少有点姿色的女人勾引上手，队伍一开拔，留下不少坏了名声的女人和一群找不到爹爹的孩子，说句公道话，这也不能全怪那些大兵们，见了这群被军衣军械打扮得英武俊逸的小伙子，她们的心忽闪开了，就象山鸡的翅膀……

一天天地过去，这柳家庄有点支持不住了，老庄长忍不住找队伍的头儿去探口气。

那夜开进的小队伍，是赫赫有名的二八团团长和他的特务连。团长叫张继统，是现任省督办的儿子。他老子曾在他

身上下过许多功夫，花过大钱，巴望他上大学，出国留洋，回国后或从政或从军或操持经济，比他老子再有出息些。可是他磨了许多嘴，费了许多心，生了许多气，流了许多泪，等于对牛弹琴。闹过许多别拗之后，老子没拗过儿子，儿子自己成立了一支部队，决心走老子的路！因为他背后有杆大旗，队伍迅速扩大，不几年，他把队伍拉到这里，割占地盘，成了地头蛇。这时当老子的不得不给一个番号：“鲁东和平治安军独立第二十八团”。

这小子能闯祸，能耍恶作剧，却没老子的胆量和胸襟，等有了一支人马，他就不认真干了，找一个把兄弟叫刘冠三的给他治着队伍，他就带领着特务连到处寻欢作乐悠哉游哉，忘乎所以，以为这世界都是他的了。

他的鼻子灵，他是被那母女俩吸引来的。不过，他没有象以往那样冒失。

他住在村东天齐庙后的三间空房里，那是全村顶好的房舍。庄长进去时他刚刚洗漱完毕，军褂还没扣好，露出里面白得发蓝的衬衫和大红的毛衣。那玩艺乡下人叫“纲子袄”，只有稍微阔气的人才有资格穿。他在刮脸，满房里是叫人发晕的香皂味儿。团长的模样儿是俊俏的，细细的长眼梢儿，高鼻梁，尖下颏，小嘴巴——那可不是吃红薯的嘴！整个脸盘不象男子汉，倒象个风流女人，男子汉还是粗眉大眼的好！——庄长这么想。团长刮完了脸，两只手轮换着搔着他那浓密的黑发。白生生的指头又细又长，象两只长着细长腿子的水虫在那儿爬搔。是不是该向团长发话了？——团长却先开口了。

“喂，老头儿，向你打听个事……”

“啥子事呀，团长？”庄长眨眨眼，收回神儿，将身子前倾，表示他在洗耳恭听。

“村南头有个寡妇？”

“村南头……那里寡妇有好几个。”

“老东西别跟我打岔，我打听的是那个什么师长的太太，长得崩俊的那一个！”

“噢，是她，她在老槐树底下住。”

“长得……是挺俊的？”说到这里团长还没回过头看庄长一眼，正从一个鸡蛋罐儿大小的白瓷瓶里用指头抹出一点白膏儿，细细匀匀地涂在脸上。他的脸很细嫩，看上去用指甲轻轻地一划就渗出血珠儿，这时，他转过脸，翘起的嘴角上漾起不正经的笑涡儿。

“她丈夫为国捐躯，全庄人象供圣母一样地供着她。过往的队伍多着哩，可没一个人打她的主意……”

“那她未必乐意，白白空过好时光！”

“也快四十了！”

“四十不算老，女人嘛，三十如狼，四十如虎！”

庄长不明白团长为什么把那么端秀、文雅、圣洁的女人比做虎狼，委屈得眼角上渗出泪渍。团长瞅着他笑得开心：“喂，老哥儿，你这么护着那娘儿们，是不是早得手了，呃？要是那样的话……”

“呵，呵，和我这把年纪的人说这样的话，可伤天害理呀！……”

“什么？”团长把六轮枪往桌上一拍，变下脸来，“我看你老头儿就象用钝了的锄刀子，得给你回炉见火了！”

老庄长不知从团长那儿怎么出来的，一直撞到庙前的白杨树上才清醒了些。他感到手足无措，害怕他和团长的对话会传扬开去……

就在这天夜里，槐树底下出事了。

玉佩妈有点儿乏，早早地躺下了。玉佩收拾了一下碗筷

灶火也回到自己房里，吹熄了灯拥着被窝想心事，不久也就做她的梦了。半夜稍过，玉佩妈醒来了，她觉得好象是被什么惊醒的，听听却没有动静，她放了心，裹了裹被子，躺得舒服些，接着沉沉睡去。在朦胧中她觉得似乎躺在南方的某个小城市的一处客舍里。起初，她等着子平，子平是常常深更半夜才回房的。后来，她累得很，就脱衣上床睡了（这也是常常的），子平进房她不觉，子平上床她不晓，直到子平凉凉的身子掀被靠上来，她才知道他回来了……

这一次也是这样，被子掀开了，进来一个凉凉的躯体，男人的，她知道。这是子平么？是他，没错，是他。她知道将要干什么，……

“子平，子平！……”她小声地呼叫着，那人没有应，他是子平么？他不是子平么？她不去深究了，那好象不是重要的事了。她并不老，热热的血还在她身上流着，丈夫离开她近两年了，那天生的、自然的母性的潜流在她每一个细胞中隐藏着，现在不顾一切地释放出来了！……她已经明白怀里这人决不是子平，但仍无歉疚感、惧怕感，仍不说一个字，只是轻轻地哼着……

头遍鸡叫了，他们才平静地躺下来。她把攥在男人手中的手指抽出来，悄悄地说：“你点上灯，让我看看你！”

女人的声音是有着各种滋味的，细心的男人就能体味出来。——这不是愠怒，不是怨恨，而是事已如此的亲切味儿。男人的手在她胸前停了一会儿就抽了出来，伸手从搭在椅背上的衣服的裤袋里掏出火柴，擦着，点上灯。农家很少人家有这样的玻璃罩灯，因为它要用洋油，洋油得到城里去买，而价钱贵得吓人。他站在床下，灯前，他把灯芯儿捻小。

“不……”

他又把灯捻亮。

玉佩妈看清了，面前的人至多三十几岁。细细的身量，方方的面孔，高鼻尖颧，很俊秀，身架很匀称，皮肤很细白，正是女人喜欢的那身材。她直直地打量着他，要是几小时前她会害羞的，羞得不敢抬起眼睛，现在她不了……他算得上一个标致的男子，可是那双眼睛有一种飘乎的光，给人一种游移不定的光……她跟丈夫在军队里多年，那里有不少这样的年轻人，要是惹着他们，他们会发疯，能把一腔热血象碗水似地一下子泼干净。对爱从不专注。女人到了他们手里，那得象块面团，让他们尽着搓揉个够。往往傍晚还是一朵水冷冷的花，到了早晨就蔫了，皱了，耷拉了，象经了霜一样。可女人们常常在他们身上孤注一掷，事后，没几个后悔的……

她哭了。

“你怎么了……”

“叫我秀纹。”

“秀纹，你恨我吗？”

她摇摇头。她也说不清为什么哭。

男人说话了：每句话都沉甸甸的。他先几句话介绍了自己。接着，又说自己是省督办的独生公子。然后，又说：“你的柳子平是被老蒋明令处死的，（吴秀纹哆嗦了一下，是的，这事瞒不了他。）你们今后的日子，难哪！……可是我爸的树荫可以给你们遮风避雨……”

“你可别欺侮人……”

“怎么会呢，我到这村来，就是为找你！”

“快进来吧，这么凉，你还傻站着！”

灯又熄了。

宅子外面，墙根下，树影里有几个兵抱着枪在在悄悄地踱